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

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畧依官秩崇卑為次而隱逸方技

殿馬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

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
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
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
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
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
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
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

廣阿

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

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案此下有闕文攷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

小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為

大司徒

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為前將軍討之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鄴復使使者封拜禹

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

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鄴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
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救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
長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為愔所敗威稍損
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
皆食棗菜案棗菜一作棗
葉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救曰赤眉無穀
自當來降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
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
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

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吏士散已

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

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為梁侯至是上大司

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為高密侯

罷三公右將軍官罷

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

案訓禹第六子

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

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太醫皮巡從

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

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

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
泥一襪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瘧轉
易至數千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
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為之作歌拜張
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為護羌校尉諸
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
谷

案范書本
傳雁作寫

迷唐乃去既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

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算上渡河掩擊多所

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
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
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
路至空城郭家家為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

案鴻禹少子

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

案陟訓長子
范書作陟

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

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
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為上蔡侯
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

案悝訓
第三子

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

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

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第四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

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

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
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
馬施之終竟薨後有司復請加諡曰昭成侯發五校輕
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
門生輓送

鄧閻

鄧閻

案閻訓
第五子

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

水旱閻側身暴露憂懼顛顛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

尚馬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閻曰長歸冥冥

往而不反

案范書鄧陟傳閻以元初五年卒

閻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

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

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

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

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為貴人立為皇后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

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

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鄧豹

鄧豹

案豹陟
從弟

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

之色

鄧遵

鄧遵

案遵陟
從弟

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

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金鎧

二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駸屏劍遵破諸羌詔賜

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貫鞞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

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
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
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
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
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
人漸親之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

代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弘俱
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
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
以禹為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
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
不如意漢常獨繕藥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
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
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

戰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

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

案此建武二年事

明

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卧不動公

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

漢鋸絕橫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

案姚之駟本作

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

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

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

案范書公孫述

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延岑偽挑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

漢平成都

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
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
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
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
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
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為諡
詔特賜諡曰忠侯無後國除

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
至孫且無子國除建初中

從封旦弟筑陽侯盱為平春侯
奉漢後盱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

案范書復傳復南陽冠軍人

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

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

之器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

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

案此光武在河北時事

復與段孝

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

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

共白欲以復為鄣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
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
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
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
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
喜詣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
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

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

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

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

案宗復少子

字武孺為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

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為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

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
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為藩輔忠
孝之策千載一遇也

案范書耿奔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蓋傳後之序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
蕭王上在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

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
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計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
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
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
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
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
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
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

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弁曰此

重事不敢為人道也上以弁為建威大將軍

案范書本傳此在建

武元年二年封好時侯

張步都臨淄

案范書本傳時張步都劇使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以後文攻之范書為合

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

十里弁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

聲雖大而實易攻奔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

案此下疑有闕文

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

也奔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

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奔營與劉歆等會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奔與步戰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奔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

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
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奔勒兵入據其城
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奔少好學習父業案范
書本
傳奔父況以
明經為郎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
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

案國
奔弟

字叔憲

案范書國
傳憲作慮

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

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

案秉國子

字伯初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

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
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
樂為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喪縻面流血

耿恭

耿恭

案恭國弟廣之子

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

以恭為戊巳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竝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涕竝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為

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游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為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謁者李譚奏恭以罪 耿

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

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

秦范書本傳恂字子翼
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

仕郡為功曹太守耿况甚

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具
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脩
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

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

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朱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燕茂賈彊攻温恂

大破之

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

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

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

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為潁川太守

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

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為
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斂之恂知其謀不
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
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
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鬪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為金
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囑罵死
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
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
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
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
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
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

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嚴尤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

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嚴說為貳師嚴尤疑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

助漢為方畧拜為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

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集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豈時事上下

文

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

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

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

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

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

糧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

集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

詔彭守益州收所下郡軌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

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

集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

集起彭曾孫范書附彭傳起作祀

元初中坐事免

集范書本傳彭封舞陰侯子遵

嗣徙封細陽侯至祀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鮑期叔壽殷建左隆等

光武皆以為掾史

集范書本傳殷建作殷建

齊武王以譖慙遇害上

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間進說
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虐暴所至
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
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
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
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筍麥飯兔肩因渡滹
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
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維陽上以異為孟
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

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

朱鮪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異爭鋒異具以

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軼軼

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

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

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

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

位光武乃台異語
鄙問四方動靜

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案此語意未完當有

關上曰我夢乘龍上天

案太平御覽作我非夜夢騎赤龍上天

覺寤心中

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

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

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

內長吏皆會使大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

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

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龜池

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
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為
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拒上命諸將士屯鼃池為赤眉
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
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鼃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
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
上因以章示異

裴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
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

上引見異

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為我披荊棘定關中者

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

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集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

等故有是語

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

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關者異為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

集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

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闕殺游徼會赦國除

集范書異傳安

帝永初六年復紹封

善子畏為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

朱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

祐為護軍

朱范書本傳此光武為大司馬討河北時事

常舍止于中祐侍燕

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

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為建義將軍攻朱

鮪

朱此光武初即位時事

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

帝廟衣印綬

朱此建武三年事張成恭豐將也

封祐為鬲侯邑七千三

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

孫范書本傳字弟孫潁陽人封潁陽侯

以縣吏數進見上

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為
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免犯法尚殺之
必不私諸卿也為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
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
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
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畧陽襲隗
冀隗冀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

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
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
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即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
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
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練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
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卧布被終身夫人裳
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
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

城門開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
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
以為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
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
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
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鉅期見上感

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
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

集彤遵從弟

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為襄賁

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
鯁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
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
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

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
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
小重疊入為太僕從至魯過孔子講堂上指子路曰此
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
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

案參
彤子

坐沮敗下

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

案范

書本傳丹字孫

卿馮翊櫟陽人

因以言語為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

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

案太平御覽作出至

城外兵所下馬
坐鞬旃靴靴上

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曰為

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

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

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發寒慄
上笑曰聞壯士不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耶使小黃門
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
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
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
勢聞為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為虎牙將軍圍劉永于睢

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
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
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
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䟽辭曰臣幸得
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
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
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
憂也

樂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經
敵數以書誡之故延有是奏

罷萌攻延延與戰破

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
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
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為盧亭侯朱范書
延傳延
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
反誅國除至是復紹封

鉞期

鉞期字次況

朱范書本傳期潁川郡人封安成侯

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

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
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

以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援樂陽橐肥纍者
從擊王郎將兗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
十餘人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即位上笑
曰卿欲遂彈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如賜醫藥甚厚其母
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
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鎌
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
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
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施賓客二千餘人

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

狀上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

定封為

東光侯

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

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鄉乃欲以治民自效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臧官

臧宮字君翁

案范書本傳宮穎川郟人封朗陵侯

為輔威將軍將兵擊諸

郡至中盧屯略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拒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侯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

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

與衆將上隴擊

隗囂身初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一追兵盡還

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中郎將劉隆

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慎侯

為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

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金椒侯

為郡令上征河北成羸衣

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
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

梁范書本傳梁字君嚴
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

為大司空以武強

為侯國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

守天井關

陳俊

陳俊

梁范書本傳俊字子昭
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

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

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
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
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

案浮俊子

封蘄春侯

傅俊

傅俊

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衡
潁川襄城人封昆陽侯

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

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

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

朱范書本傳作字子皮
潁川襄城人封合肥侯

光武以鐔為揚化

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

朱范書本傳霸字元伯
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

祖父為詔獄丞上為大司

馬霸為功曹今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慙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馬傳聞軍在後士吏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為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郎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

欲僵各以囊盛沙布水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水陷上
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
苦前遇水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
勸後即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蘓茂臣于
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
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為上谷
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

樂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

初為鄉嗇夫漢兵攻宛

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丞劉

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

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任隗

任隗

隗九子

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

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

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

案范書本傳
忠東萊黃人

父為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

祖為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
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滌長襦忠更作新
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
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
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
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生純

案純忠孫

母禮殺威弟季

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

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生母殺純叔父
國除此以二年為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

漢范書本傳
封靈壽侯

初王莽分鉅鹿為

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
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為後大將軍信都反為王郎
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
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有不得顧家彤親
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
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

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

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

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

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

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

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

攻涿郡

王常

王常

案范書本傳
常字頽卿

其先鄆人父博成哀間轉客頽川舞

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
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
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

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
南陽宛人封固始侯

同母弟申層臣

案申屠臣本書光
武紀作公孫臣

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

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徃意不安買半甬佩刀
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手得半甬刀謂上曰一何武
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
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
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
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

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

集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

遣使獻三駝令弟友

詣關道絕馳還遺司馬虞封間行通書

集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

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

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屬五郡

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

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

四縣封融為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

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涅非

穆長子勲尚東

海公主女

案范書融傳穆子勲尚東海恭王三女此陽公主此有脫處

竇氏一主兩

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

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集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
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

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
于當時親戚功臣無與為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

集固融
弟友子

少為黃門郎諫讓有節操中元元

年以固為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為奉車都尉與駙馬都

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

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爰由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

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為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

朱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

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

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大將軍弟景

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
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
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
氏舊典竝蒙爵士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
見禮依三公竝未門封

竇章

竇章

案章融玄孫范書
本傳章字伯向

時謂東觀為老氏藏室

案范書
本傳太

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
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

十一

東觀為校書郎
此大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

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

南陽人也為丞相史嘗出道

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曰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為密令河南郡為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

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
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
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
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
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醜此乃相親
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文
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

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馬光武即位先訪求茂

茂

平御覽作求茂謁見

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為太

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束身執節行已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

案芳書本傳晨字
偉卿封西華侯

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

父勲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
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
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

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
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

案晨娶光武姊
元故有是語晨終無

恨色上徵時與晨觀識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
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
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
帝大笑晨為陳畱郡興鴻郤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
給他郡

來斂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
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
被襜褕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
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
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
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
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
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

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
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因保其城
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
上以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
歙于畧陽

桑范書本傳歙襲得畧陽囂大驚
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

上詔曰桃

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
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
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

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
四百頭負馱輿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
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
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
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
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
誠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案范書本傳
贈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

樊重光
武外祖

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

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

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

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

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卽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

樊宏
重
長子

字靡御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

武十三年徙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為人
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
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
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駟臨朝
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
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
不許

樊儵

樊儵

業儵宏長子

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哺

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

王獻甘膠膏錫每作大發

業范書儵傳作每輒擾人

吏以為饒利儵

知之臨薨奏馬

樊梵

樊梵

業梵儵第三子

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

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

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

案準宏族曾孫

字幼陵為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於冀州旌旗亂于大
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闕內侯
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
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措紳遊辟雍觀化者億

萬計

蔡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稱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侯帝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

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太后深納其言

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

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張況

張況

蔡范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

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

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膽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眚攻闕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

案歆子

字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名因詣閣曰欲

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

案范書張

高傳作以報仇逃亡

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任為淮陽相

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
王自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

案禹歆子范書本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

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

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
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
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
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
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
已後年隣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
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

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
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氈毼具物除子
男盛為郎禹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
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
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 案范書郭后紀后真定業
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 為城門校尉況皇后弟

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為鴻臚上

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

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

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

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封原鹿侯

為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

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

字興睦
次子

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

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
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諫曰臣未有先登
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上嘉興
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
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
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
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興曰鮦陽翼侯

陰傳

陰傳

朱傳興第二子范書作博附見興

封灑強侯

案此永平元年事

七年以灑

強屬西

案此下有闕文

徙封于丹陽為期思侯

案司馬彪郡國志灑強期思並

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

莽范書本傳
援封新息侯

遠祖以吏二千石自

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

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况

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

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以況出為河南
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
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閭內必
憤然後見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
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
袴隗囂甚重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
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

生述乃盛陳陛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為援制荅布單

衣

案范書本
傳荅作都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

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
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
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
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
卿遊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

至蜀述陸軼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
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

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

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佚

援與楊廣書曰車

丞相高祖園寢即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

太子上書訟之

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授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

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答攷范書

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

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為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為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

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
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為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
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嫻進對尤善
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
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
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
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
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上以援為伏波將軍援上言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為
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
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
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
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
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
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

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
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為謹
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
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矐目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敕
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
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

案此下有闕文

孝武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
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
為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
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
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
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

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恣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
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
笑曰曷哉是翁也

案腹字范書
本傳作雙鑠

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

鄉

馬廖

馬廖

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
廖字敬平封順陽侯

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

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
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

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

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馬

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

奏特進弟防光廖子豫兄弟

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
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

案防援第二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

永平十五

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

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

以案此下有闕文

固等兵到燉煌當出

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

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

侯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

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

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

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

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

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

各六千

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闋綏定西羌以
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為光
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
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
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罷費
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
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
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

卷十二
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
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
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

柔光拔第三子

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

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
營中光以為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
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

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
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憲歸國憲誅憲奴玉
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
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
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
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

柔客卿
援少子

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

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竒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

卿案嚴援兄余子

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塔父九

江連率平河侯王述

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河侯子仁孫衍皆嗣爵此平河侯王

述當是平河侯王衍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塔王

磐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為嚴姊塔之昆弟此云姊塔
父亦
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

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

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維陽留
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
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
留仁壽聞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建武注記拜嚴持兵
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
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救嚴過武
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
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為

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救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草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

案融嚴第五子
融字季長

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

案范書本傳作

善鼓瑟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當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稜

馬稜字伯威

案稜族孫

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稜為廣陵

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稜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

萬斛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

枝細算

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

西域司馬延生統

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

統疏稱元帝

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

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案范書本傳統

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為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

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

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汎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

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

案竦統于范書本傳竦字叔敬

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

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讒以鳴喑兮卒暴誅於兩觀

殷伊周之協德兮

案周字疑誤

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

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

案雖疑作吞

抉目背

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

闕北在篇

案此句疑有誤

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

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
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
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
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
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
之後人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救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
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
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

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

案商竦次子雍子

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

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

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
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
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
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遣蒼
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
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
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

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攘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鄙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轎車朱壽罷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誅曰孰云忠侯

案范書本傳商襲父

封秉氏侯

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

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

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

案冀高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侯為大將軍

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

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

上駟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

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為開封

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

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即大將軍梁冀妻

也句恐為後人注加而節錄者誤作正文又范書本傳
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冀追號開封君
此以號開封君者
為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

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
冀傳不疑封潁陽侯

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

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

案此段與
前梁冀傳

略同致不疑拜步兵校尉
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誤複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

武名官以應圖識

案此當是詔
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二